楊慎曰。將信已說。而乙引老子破之。人為必不然。此健吏舞文手也。陳仁錫曰。一篇總是厭薄貨殖。以諷當世。

貨殖列傳

太史公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

吳弘基曰一篇禹貢盡于此不見其漏

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柟梓薑桂金錫連（連鈆之未鍊者）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

鍾惺曰。加一道字。又加一自然字。便深。

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耶。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繈至而輻湊。故齊冠帶。

歸有光曰、此非有激、要淨如此

一云、

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强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埶益彰。失。埶。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非空言

徐廣曰。五行不說土者。土穰也。

唐順之曰。挨二十九

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曰。知鬬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

十八十三千。皆言斗。

陳仁錫曰。是朱公保身一悟頭。傲然得意

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嘆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

于江湖處

劉辰翁曰借陶朱公形已意故時々自言與時逐而不責于人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皆是也非陶朱公語也

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皮之陶爲朱公朱公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子貢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

倪思曰此傳持于叙事中着精

閒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熟取穀予之絲漆繭出取帛絮與之食大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

至卯積著率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
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
猛獸鷙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
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
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
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
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猗頓用盬〻起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氏業與王者埒富

鄧以讚曰文以錯綜勝妙處在情生于文及有意無意之間

烏氏倮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韋昭曰用谷量者滿谷則具不復數）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夫倮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

董份曰。序海內土俗。錯綜橫佚。包括宇宙。指數歷歷。其文尤妙。

鄧以讚曰。善用寔。线乎一字一句。惟其筆勢縱橫頓挫。故讀之不覺其碎。

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傑諸侯彊族於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太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為邪。索隱曰。地重。言重于耕稼。重為邪。言不敢為奸邪。及秦文孝繆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孝公徙櫟邑。櫟邑北郤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衆。故其民益

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卮（卮烟支紫赤色）薑丹沙石銅鐵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綰轂其口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爲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

奇音羈
羠音兕

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
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
楊平陽陳西賈秦翟北賈種代種代石北也地邊胡
數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氣任俠爲姦不事農商然迫
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其民羯羠不
均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慓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
謠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掾其間得所欲陳掾
猶經營馳逐溫軹西賈上黨北賈趙中山中山地薄人衆

跕音呂

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民俗懁急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慷慨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冢作巧姦冶多美物為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游媚貴富入後宮徧諸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濮上之邑徙野王徐廣曰衛君角徙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

番音潘

楊慎曰按多劫人者大國之風此語若無著而有餘味與不勇不成京師意同

代俗相類而民雕捍少慮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餘東綰穢貉朝鮮真番之利

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臨淄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衆鬬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齪齪頗有桑麻之

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嗇畏罪遠邪。及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夫自鴻溝以東、芒碭以北、屬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陽亦一都會也。昔堯作游成陽、舜漁於雷澤、湯止於亳。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蓄藏。越楚則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

僮取慮、正義曰徐即徐国也僮取慮二縣並在下邳則清刻矜己諾。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其俗類徐僮、朐繒以北朐縣在海西故繒縣在沂州俗則齊、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閭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于越雜俗、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

卑溼。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長沙出連錫。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楊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瑁、瑇、果、布之湊、

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潁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天

刘辰翁曰。美天下物

所鮮所多
人民謠俗
猶具題目
其說見下

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嶺南沙北固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徐廣曰隋地理志作窳）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飢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衆、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越設智巧、仰機利

陳仁錫曰。突然雲起。不知所從來。

鍾惺曰。俗人謂太史公差貧賤。止為此段。不知其看破人情世故。自見之不可易理。聊從筆墨游戲中寫出。豈漫然無故為

燕代田畜而事蠶。繇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騖。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

發憤之
歎耶。

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爲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谷。不避猛獸之害。爲得味也。博戲馳逐。鬭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爲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飯樵。千里不

吳弘基曰。來之以德。說貨殖深矣。

飯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索隱曰牛蹄角千。漢書音義曰百六十七頭也。）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林安邑千樹

吳弘基曰處士一句恢諧冷妙

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千畝卮茜、茜一名紅藍其花染繒赤黄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户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慙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鬬智、既饒爭

鍾惺曰。看此語便不足專羞貧賤。

瓨閑江反　甔都甘反

時。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醯醬千瓨、醬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販穀糴千鍾、薪槀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个、其

髤音休

躈音料

鮆齊禮反

鼦音雕

駔祖朗反

余有丁曰，

貪賈貴不

軺車百乘、牛車千兩、木器髤者千枚、徐廣曰：髤，漆也。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卮茜千石、馬蹄躈千、躈，口也。蹄與口共千，則二千足。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蘖麴鹽豉千荅、鮐鮆千斤、鯫千石、鮑千鈞、棗栗千石者三之、三之謂三千石。狐鼦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子貸金錢千貫、節駔會、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佗雜業不中什二、則非吾

肯賣。反致失時。故三之。薦賈善出如糞土。故五之。

余有丁曰。此下叙富[illegible]段換文。

財也。請略道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徐廣曰。葭萌屬廣漢。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正義云。蹲鴟芋也。至死不饑。民工於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

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
居臨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伐魏遷孔氏南
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
游閑公子之賜與名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纖嗇家致
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魯人俗儉
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

劉辰翁曰鄒魯以曹邴故去文學而趨利此即前甚于周人之語是使人慚

陳仁錫曰太史公浮意在人棄我取四字故極力模寫

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貰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

齊俗賤奴虜而刀閒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刀閒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毋刀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

周人既纖而師史尤甚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貧士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數過邑不

鍾惺曰。卓氏舍近處求遠處。任氏舍金玉窖倉粟。其去取權畧工相同。豪傑膽識遠出常情之外。然任氏尤奇。其道其才。可以治國。晁錯貫五穀而

入門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萬。

宣曲任氏之先。爲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爲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爲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也。唯橋姚已致馬

賤金玉。全是此意。

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嗇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萬、此其章章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姦而富、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

唐順之曰零零碎碎不捨一物

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槩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爲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小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冢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

皆。誠。壹。之。所。致。繇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箋云、正義曰、山出碁置、言出銅鐵之山、方千里、如圍棋之置也、管子曰、凡天下名山五千二百七十。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有九。山上赭。其下有鐵。山上有鉛。其下有銀。山上有銀。其下有丹。山上有慈。其下有金。○治民有輕重之

法周有大府王府内府外府天府職内職金埥掌
財幣之官故云九府○徐廣曰計然者范蠡之師
名研范子曰計然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
先晉國亡公子也索隱曰吳越春秋謂之計倪漢
書古今人物表計然列在第四則倪之與研是一
人聲相近而亂耳糶二十病農言米賤則農病若
米斗直九十則商賈病○無息幣謂久停息貨物
則無利廢著子贛傳云廢居著猶居也○索隱曰

李克、案漢書食貨志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國以富強、今此及漢書言克、皆誤也。○正義曰、太陰歲後二辰、為太陰。孔叢曰、倚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饑。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後興富于猗氏、故曰猗頓。○韋昭曰、烏氏、縣名、倮名也、索隱曰漢書作蠃、烏氏姓。○索隱曰、巴蜀寡婦清、漢書作巴寡婦清、巴、寡婦之邑、清其名。○徐廣曰、丹穴涪陵出

丹、正義曰、括地志云、寡婦清臺山、俗名貞女山、在涪州、○徐廣曰、隙者、間孔也、地居隴蜀之間、要路、故、曰隙、○褒斜在漢中、索隱曰、言褒斜道狹、綰其道口、有若車轂之湊、○楊平陽二邑名、種代在石邑之北、羯羠、皆健羊名、索隱曰、言其方人性若羊、捷、悍而不均也、○按合肥受南北潮、言江淮之潮南北俱至廬州也、○正義曰、釀千瓮酤醯醬云酒酤、釋名云、竹曰个、木曰枚、百二十斤為石、素木、素

器也、○漢書音義曰、節駔會節物貴賤估儈其餘利、徐廣曰、駔、馬儈也、寧爵毋刀、漢書音義曰、奴自相謂曰、寧欲免去作民有爵耶、將止為刀氏作奴乎、○削刀者名洒削、謂磨刀以水洒之、○正義曰、胃脯、謂和五味而脯美、故易售、

王鏊曰、貨殖傳議論未了○忽出敘事○敘事未了○又出議論○作文奇亦甚矣○

董份曰、還答任少卿書○自傷極刑○家貧不足貨

贖。故感而作貨殖傳。專慕富利。班固譏之是也。然其縱橫自肆。莫知其端。與游俠傳並稱千古之絕矣。

鄧以讚曰。篇中諸人。只摘取其貨殖一事。不及他行跡。畧似八書體。

鍾惺曰。貨殖之說。昉於子貢。其來歷已不同矣。就中有至理。有妙用。有深心。今讀其文。而天時地理人事之變。如指諸掌。其本末經權。蓋必有管商

之才。而又出之以黃老之學者也。既已施於國。欲用之家。此貨殖傳大意也。而其通篇歸重處。又借白圭一段議論作用發之。便知貨殖非細事。貨殖之人非庸人。故曰請畧道當世賢人所以富者。而以卓氏諸人實之。皆一時奇士。體用足以經國。不試于時而小用之。太史公借以寫其胸中實用。又以補平準書之所未備耳。其意若謂平準書中一切言利之人。興利之事。究竟于國事無裨。皆所謂

最下者與之爭。而足國生財。自有利道。教誨整齊之理。俱可於貨殖傳悟而得之。今。觀。平。準。言。利。漸。向。剝。削。貨。殖。言。利。漸。向。條。理。故曰貨殖者所以補平準之所未備也。蓋從學問世故中。淹透出來。將治身治國。與貨殖之道。不分作二事。方有此文。大抵凡事看得深者。見貨殖亦深。看得淺者。見治身治國亦淺。古人作一事。作一文。皆有原委。乃云同馬遷遭腐刑。家貧。不能自贖。而發憤于此。何其以

細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也

陳仁錫曰子長叙貨殖傳多反辭故凡攻剽掘冢鳴琴躧屣皆列其中所以比之為盜賊之為娼而羞之者極矣班氏乃反譏其崇勢利何哉

貨殖列傳終

茅坤曰。傳記絕調。

陳仁錫曰。叙匈奴習俗。錯綜可喜。

劉辰翁曰。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雖其俗常事。寫出如畫。

匈奴列傳

太史公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於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駞驢驘駃騠騊駼驒騱（徐廣曰駃騠北狄駿馬發蒙記刳其母腹而生列女傳云生七日超其母郭璞注云騊駼馬赤色索隱曰驒騱說文云野馬屬）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毋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兎用為食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

陳仁錫曰。敘匈奴畧

俗寛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攻戰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鋋（鋋形似矛鐵柄）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邑于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太王亶父亶父亡走岐下而豳人悉從亶父

代為邊患。
更明悉。一

而邑焉作周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氏索隱畎畎夷小顏云即昆夷說文云赤狄本犬種字從犬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雒邑復居於酆鄗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以時入貢命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周遂作甫刑之辟穆王之後二百有餘年周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郤申侯怒而與犬戎共攻殺周幽王於驪山之下遂取周之焦穫而居於涇渭之

茅坤曰襄王破中國而自以立天子此亦古來所少也。

閒侵暴中國秦襄王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酆鄗而東徙雒邑當是之時秦襄公伐戎至岐始列為諸侯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齊釐公與戰于齊郊其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其後二十有餘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奔於鄭之氾邑初周襄王欲伐鄭故娶戎狄女為后與戎狄兵共伐鄭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後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立之於是惠

后與狄后子帶為內應開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帶為天子於是戎狄或居於陸渾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膺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出輿彭彭城彼朔方周襄王既居外四年乃使使告急於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乃興師伐逐戎翟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于雒邑當是之時秦晉為彊國晉文公攘戎翟居於河西圁洛之閒徐廣曰圁在西河洛在上郡馮翊閒號曰赤翟白翟秦穆

茅坤曰。類今之西南夷。

鄧以讚曰。燕將詩春秋事頗有檃括法。

公得緜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緜諸緄戎（緜諸城秦州秦嶺縣北緄字當作混）翟䝠之戎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括地志云烏氏故城在涇川安定縣東）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而破并代以臨胡貉其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

茅坤曰。戎而築城郭以自守。壁則虎豹而檻矣。鮮得逞者。

吳弘基曰。捧秦舞陽

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義渠西戎国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於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陰山在朔州北塞外突厥境下至高闕為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其

無目波瀾後人便不暇及此矣

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荊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韋昭曰造陽地名在上谷襄平今遼東所理）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按三國燕趙秦）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眾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

括地志云涼甘肅延沙等州地本月氏國

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索隱曰北假北方田官主以田假與貧人故云北假當是之時東胡彊而月氏盛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冒頓後有所愛閼氏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

茅坤曰。亦冒頓治兵之畧。

鄧以讃曰。七鳴鏑字。五左右字。精狀宛然。

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爲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爲鳴鏑漢書音義云鏑箭也如今鳴射韋昭曰矢鏑飛則鳴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

[illegible]仁錫曰是變鐵兵法

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爲單于冒頓既立是時東胡彊盛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群臣群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柰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東胡以爲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

鍾惺曰。此等操縱。大有伯王之略。

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柰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閒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脫。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纂文曰。甌脫。土穴也。韋昭曰。界上屯守處。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群臣。群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予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柰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

鍾惺曰、真如風雨卒至、

唐順之曰、至此總結數語、是回顧收戰大手筆也、

鍾惺曰、古今華夷一大關目、

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爲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旣歸。西擊走月氏。南幷樓煩白羊河南王。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彊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

鍾惺曰詳敘官名官制點寓部署之法

爲敵國其世傳國官號乃可得而記云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谷蠡音鹿離）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户左左骨都侯（骨都異姓大臣）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爲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賢以下至當户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往者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單于之

> 吴弘基曰：刑簡獄速

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爲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相、封都尉、當戶、且渠之屬、（顏師古云、且渠、今之沮渠姓、蓋本此官、）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蘢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蹛林、（顏師古云、蹛者、遶林木而祭也、）課校人畜計、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軋、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

中國不如

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鄉日上戊己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千百人舉事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趣利善為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輿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庾屈射丁靈魏略云丁靈在康居北鬲昆薪犁之國正義曰新犁已上五國在匈奴

陳仁錫曰、冒頓猾名馬閑氏、以誘東胡、亦以憂之傑者、帝乃輕之、善將將而不善將兵

北、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單于爲賢。是時漢初定中國、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漢高帝 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佯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

乎此睹矣

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駹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騂馬高帝乃使使閒厚遺閼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王信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又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傳矢外鄉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漢亦引兵而罷使劉敬結和親之

約是後韓王信爲匈奴將及趙利王黄等數倍約侵盜代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拔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衆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漢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爲單于閼氏（和親二）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爲昆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後燕王盧綰反率其黨數千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高祖崩孝惠呂太后時（呂后）漢

董份曰、匈奴凡書氣强而詞大、變處亦有

初定、故匈奴以驕、冒頓乃爲書遺高后、妄言、高后欲擊之、諸將曰、以高帝賢武、然尚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復與匈奴和親、（和親三）至孝文帝（文帝）初立、復修和親之事、（和親四）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即今河套）侵盜上郡葆塞蠻夷、殺略人民、於是孝文帝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

人哉。

陳仁錫曰。冒頓亦老而厭兵矣。

揭音桀

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彊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為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北州已定。願寢

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
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
之志也、故使郎中係雩淺奉書請、獻橐駞一匹、騎馬
二匹、駕二駟、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
舍、使者至、即遣之、以六月中、來至薪望之地、薪望漢界上塞下地
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
氏、乘勝不可擊、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
便、和親五、漢許之、孝文皇帝前六年、漢遺匈奴書曰、皇

鍾惺曰、略其戰功、妙〻

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郎中係雩淺遺朕書曰、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漢以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敗約故、罰右賢王、使西擊月氏、盡定之、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〻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主之意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

陳仁錫曰冒頓自誇誅殺月氏而漢謂其苦兵剌得無迹

鍾惺曰千古中國和戎資本被

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錦袷袍各一比余一黃金飾具帶一黃金胥紕一繡十匹錦三十匹赤綈綠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孝文皇帝復遣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 六 和親 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公主說不欲行漢彊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為漢患者

此賊奴着破、說得索然、蓋亦梟雄也、陳仁錫曰、自古伏患非中國開之、則衆以國之衰、藉中國之奸人、未有無故也、識此可得治虜之本、

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彊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湩乳汁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物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

鍾惺曰此漢使與說屑屑較量漢與匈奴得失、雖得失体辱国矣、况說之言、又甚辨乎

所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云云、漢使或言、曰、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親豈有不自脫溫厚肥美。以齎送飲食行戍乎。漢使曰、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攻爲事。其老弱不能鬭。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蓋以自爲守衛。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

吳弘基曰冠帶闕庭以責夷狄迂腐甚矣

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臥、穹廬旃帳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々之、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々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疎、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

鄧以讃曰、非徒以冠喚中國、兼比禮義于冠、細味自見、

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極。生力必屈。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攻、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令。喋。〻。而。佔。〻。冠。固。何。當。漢書音義云喋〻利口也、佔〻衣裳貌、小顔云言漢人且當思念無為喋〻沾〻耳、雖自謂着冠何所當益也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糵、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為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則候秋熟、以騎馳蹂而稼穡耳、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漢

赤音赫

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宮、括地志曰、回中宮在岐州雍西縣。候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爲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爲上郡將軍、甯侯魏遫爲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爲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成侯董赤爲前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即還。

不能有所殺。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産甚
多、雲中遼東最甚、至代郡萬餘人、漢患之、乃使使遺
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戶匈奴官號)報謝、復言和親事、(和親)
七。孝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
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居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
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
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
衣食、父子無離、臣主相安、俱無暴逆、今聞渫惡民、(揚慎)

云渫惡猶薄惡貪降其進取之利倍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
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
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〻昌樂闟然更始朕甚嘉之
聖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
其首領而終其天命朕與單于俱繇此道順天恤民
世〻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便漢與匈奴鄰敵
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秫糵
金帛絲絮佗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〻朕與

陳仁錫曰文帝竭力柔懷武帝竭力掃蕩

跂音企

鍾惺曰四

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鱉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無言章尼等顏師古曰逃虜民漢人逃入匈奴者章尼等皆單于降漢者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

字簡嚴有体似左氏筆

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于是制詔御史曰匈奴大單于遺朕書言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衆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後四歲老上稽粥單于死子軍臣立爲單于既立孝文皇帝復與匈奴和親（八和親）而中行說復事之軍臣單于立四歲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畧甚衆而去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

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去遠塞、漢兵亦罷」後歲餘、孝文帝崩、孝景帝立、景帝而趙王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之後、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和親九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如故、漢、終孝景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今帝即位、武帝、明和親約束

姧音干

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擊胡一 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奸蘭出物，顏氏云壹名也、老故稱翁、奸蘭犯禁私出物也、與匈奴交，詳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是時鴈門尉史行徼，見寇，保此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尉史

贊曰、此後不復和親、而匈奴數犯邊、漢數出塞矣、

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爲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造兵謀而不進、斬恢、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自馬邑軍後五年之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關市

下、擊胡六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
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爲胡所敗七
千餘人、李廣出鴈門、爲胡所敗、而匈奴生得廣、廣後
得亡歸、漢囚敖廣、敖廣贖爲庶人、其冬、匈奴數入盜
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
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畧二千餘人、胡又
入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
餘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乃去、匈奴又入鴈門、殺

劉辰翁曰、斗辟語奇、什字即斗字之誤、

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門、擊胡三、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人。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人、牛羊百餘萬、四、擊胡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爲固。漢亦棄上谷之什（什音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漢書音義曰、斗辟縣者言縣斗辟曲近胡）是歲漢之元朔二年也。其後冬、匈奴軍臣單于死。軍臣單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爲單于、攻

鄧以讚曰按青傳破右賢王後乃拜大將軍初只爲車騎將軍

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亡降漢漢封於單爲涉安侯數月而死伊稚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太守恭及畧千餘人其秋匈奴又入鴈門殺畧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畧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爲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畧吏民甚衆其明年春漢以衛青爲大將軍五擊胡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擊胡右賢王以爲漢兵不

耳

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
王大驚脫身遁走諸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得右賢王
衆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
殺代郡都尉朱英畧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
軍衛青擊胡六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乃再出定襄數
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凡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
兩將軍軍三千餘騎右將軍建得以身脫而前將軍
翕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

吳弘基曰此太史公故李陵之意于翕侯微露

封爲翕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分行獨遇單于兵故盡沒單于既得翕侯以爲自次王（正義曰自次者尊重次于單于）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絶幕（沙土曰幕直度曰絶）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無近塞單于從其計其明年胡騎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其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擊胡七）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千餘里（焉支即臙脂故有婦女無顏色之歌）擊匈奴得胡首虜騎萬八千餘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

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擊匈奴、擊胡入、過居延、攻
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人、裨小王以下七千餘人、
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鴈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傳望
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
李將軍、卒可四千人、且盡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
救至、李將軍得脫、漢失亡數千人、合騎侯後驃騎將
軍期、及與博望侯、皆當死、贖為庶人、其秋單于怒渾
耶三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

陳仁錫曰、中行說與趙信計皆陋、故易破

渾耶王與休屠王恐誅降漢、漢使驃騎將軍往迎之、渾耶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耶王、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實之、而減北地以西戍卒半、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而去、其明年春、漢謀曰、翕侯信為單于計、居幕北、以為漢兵不能至、乃粟馬發十萬騎、負私從馬凡十四萬匹、糧重不與焉、令大將軍青驃

唐順之曰追胡至闐

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九擊胡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于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獨身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不得行斬捕匈奴首虜九萬千級北至闐顏山趙信城而還如淳曰趙信城者信前降匈奴築城居之單于之遁走其兵往〻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衆相得其

[illegible]趙信漢威壯矣

令音連又音零

右谷蠡王以爲單于死乃自立爲單于眞單于後得其衆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復爲右谷蠡王漢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級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按令居在金城往〻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初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卒物

故亦數萬漢馬死者十餘萬匈奴雖病遠去而漢亦馬少無以復往匈奴用趙信之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為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驃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稚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為單于是歲漢

唐順之曰。出絶塞不見匈奴一人。漢威極矣。
王維楨曰。禮畢言好。四字點綴

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天子始出巡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侵入邊。烏維單于立三年。漢已滅南越。遣故太僕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而還。不見匈奴一人。擊胡

十

漢又遣故從驃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而還。亦不見匈奴一人。是時天子巡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問所使。郭吉禮畢言好。

省景

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今單于能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即不能即南面而臣于漢何徒遠走亡匿于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爲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爲寇於漢邊休養息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求請和親漢使王烏等窺匈奴匈奴法漢使非去節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

茅坤曰。使揚信以下。叙當日之戚。與所以斷匈奴之臂者。正在三又字。而匈奴終不欲言。與前終不敢逐漢邊。皆極馳騁。

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得入穹廬單于愛之詳許甘言為遣其太子入漢為質以求和親漢使楊信於匈奴是時漢東拔穢貉朝鮮以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鬲絕胡與羌通之路漢又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胘靁為塞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是歲翕侯信死漢用事者以匈奴為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為人剛直屈彊素非貴臣單于不親單于欲召入不肯去節單于乃坐

倪思曰西語穹廬情㝡悉○儒先漢書作儒生

穹廬外見楊信楊信既見單于說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為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公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為質無幾矣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先以為欲說折其辯其少年以為欲刺折其氣每漢使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乃肯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而單于復讇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紿謂王烏曰吾欲入漢

鄧以讃曰。單于語固紿。充亦遣會。與充武謂愧罵事同。

王鏊曰。結一段本意。而情態畢見。

見天子面相約爲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爲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予藥欲愈之不幸而死而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爲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紿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邊漢乃拜郭昌爲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以東備胡路充國

留匈奴三歲單于死烏維單于立十歲而死子烏師廬立為單于年少號為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直酒泉敦煌郡兒單于立漢使兩使者一弔單于一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盡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相當是歲漢使貳師將軍廣利西伐大宛而令因杅將軍敖築受降城其冬匈奴大雨雪畜

多饑寒死兒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人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間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即兵來迎我我即發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爲遠其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擊胡十一浞野侯既至期而還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兵擊浞野浞野侯行捕首虜数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

呴音勾

閒捕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中郭縱爲護維王爲渠相與謀曰及諸校尉畏亡將軍而誅之莫相勸歸軍遂沒于匈奴匈奴兒單于大喜遂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其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至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年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呴犁湖爲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呴犁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五原塞即榆林塞也）遠者千餘里築城鄣列亭至

胊音衢

陳仁錫曰破大宛匈奴所忌也
鞮音低

盧朐（匈奴地名）而使遊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殺畧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亭鄣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畧數千人會任文擊救（任文漢將名）盡復失所得而去是歲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而還匈奴欲遮之不能至其冬欲攻受降城會單于病死呴犁湖單于立一歲死匈奴乃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為單于漢既誅大宛威

蔡汝楠曰語未終而止豈史削之耶

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百世之讎春秋大之按春秋九世之仇百當作九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既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得歸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其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

王鏊曰、書法于陵有意。
涂音邪

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擊胡十二匈奴大圍貳師將軍、幾不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復使因杅將軍敖出西河。與彊弩都尉會涿涂山、毋所得、擊胡十三又使騎都尉李陵將步騎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殺傷萬餘人。兵及食盡。欲解歸、匈奴圍陵、陵降匈奴、其兵遂沒、得還者四百人、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之、後二歲、復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步兵十萬、出朔方、擊胡十四彊弩都尉路博德將

吳弘基曰。太我行也，為漢患者。與千人一兩人。一項倒法。

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將步騎三萬人出五原因杅將軍敖將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雁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十萬騎待水南與貳師將軍接戰貳師乃解而引歸與單于連戰十餘日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衆降匈奴得來還千人一兩人耳游擊說無所得因杅敖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是歲漢兵之出擊匈奴者不得言功多少功不得御有詔捕太醫令隨但言貳師將軍家室

董份曰。太史公引此二句意最深遠。

茅坤曰。太史公甚不滿武帝窮兵。匈奴事。特不敢深論。而托言擇將相。其旨微矣。

族滅、使廣利得降匈奴、

太史公曰、孔子著春秋。隱桓之閒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爲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時之權。而務讇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已。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

箋云樂彥括地譜云、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

而死、其僕粥妻桀之衆妾、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
國、謂之匈奴、晉灼云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漢曰
匈奴○服虔云、山戎、蓋今鮮卑、胡廣云東胡別種、
應奉云秦築長城、徙士亡出塞外○依鮮卑山○因爲
號○索隱曰、春秋左氏、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
杜預以爲九姓之戎、居陸、在秦晉之間、二國誘而
徙之伊川、遂從戎號、今陸渾縣是也○秦本紀、厲
共公伐大荔、取其王城、後更名臨晉○朔方臨戎

縣北有連山險於長城其中山斷兩峰俱峻土俗名為高闕○索隱曰索單于姓攣鞮氏其國稱之曰撐黎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為撐黎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故曰撐黎孤塗單于閼氏匈奴皇帝號○正義曰漢朝那故城在原州百泉縣西屬安定郡膚施今延州膚施縣是○風俗通云氐本西南夷種纂文云氐亦羌稱說文云羌西方牧羊人續漢書云羌三苗姜姓之別舜徙

於三危、今河関西南羌是也、○索隠曰、龍城漢書作龍城、崔浩云、西方胡皆事龍神、故名大會處為龍、城、○顔師古云、小者軋〻者、謂輾轢其骨節、漢書音義曰、刀刻其面、○按漢書云、高后時冒頓寖驕、乃使〻遺高后書曰、孤僨之君、生于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僨獨居、両主不樂、無以自娯、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怒、欲撃之、季布諫乃止、○索隠曰、案小

顏云服者言天子所自服也以繡為表綺為裏字
林云袷衣無絮也比余辮髮之飾以金為之○漢
書音義曰具帶腰中大帶○索隱曰胥紕漢書作
犀毗此作胥者胥犀聲相近○括地志云漢之甘
泉在雍州雲陽西北八十里秦始皇作甘泉宮去
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索隱曰且居漢書作且
渠匈奴官號樂彥云當戶且渠各自一官雕渠難
姓名也○括地志云焉支山一名刪丹山在甘州

删丹縣東南、西河故事云、匈奴失祁連焉支二山、
乃歌曰、亡我祁連山。使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
使我婦女無顔色。其慜惜如此、○正義曰、甘泉山
下、本匈奴祭天處、秦奪其地、後徙休屠右地、按金
人、即金佛像、是其道法、立以為祭天主也、秦始皇
遣蒙恬斥逐北胡、得肥饒之地七百里、徙内郡人
民住充實之。號曰新秦中。負私、謂負擔衣糧、私募
從者、○翰海、北海口、正義曰、按翰海自一大海名。

群鳥解羽伏乳於此因名也正義曰漢書西域傳云大月氏國去長安城萬一千六百里本居燉煌祁連閒冒頓單于破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頭爲飲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都嬀水北爲王庭括地志漢居延縣故城在甘州張掖縣東北千五百三十里

劉辰翁曰詩人有薄伐之辭儒者遂以不極之塞外爲美不知秦襄公救周而不能不東徙極其所

至亦不過岐山之下是古公故鄉又惡得為境外哉

凌約言曰此傳首段不用紀年以當是時是時提醒者凡五後書其三年其明年前六年後二歲十四年其冬其秋夏又書漢元鼎三年元封六年太初三年太初四年先後間出畧則百年寥絕詳則歲記春秋或作起或作結或指在其人之前或指在其事之後千變萬化真莫知其端倪而要之條

理亦自井然。

倪思曰、去病封禪。雖屬兒戲。然自平城以來。能犁亭掃穴。則自匈奴患中國。千餘歲一時也。武帝承文帝之後。赫然振古如此。惜賈生不及見耳。

王廷陳曰、郭吉首以南越王開言。便令失色。繼後數語激烈慷慨。是以壯中國之威。寒氈裘之膽矣。單于雖斬主客見者。以洩其怒。而終不肯為寇漢邊。其吉之力哉。

鍾惺曰、馬邑誘單于一事。漢過不先四字。說不去矣。漢武時邊釁紛紛。實王恢聶翁壹開之貪踐小人。何可勝誅。

陳仁錫曰、河南、古朔方也、太史公敘中國與匈奴之强弱、屢提河南塞地為綱領、若蒙恬悉收河南地。因河南為塞。此秦强而匈奴弱也。匈奴復稍渡河南。與中國界于故塞。此匈奴强而秦弱也。匈奴與漢關故河南塞。匈奴入居河南地。此匈奴强而

漢弱也。漢遂取河南地。繕故秦時所為塞。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新秦中。此漢彊而匈奴弱也。

匈奴列傳終

[illegible]